

者、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杨方多次走进中阿交界的瓦罕走廊，著作《重返帕米尔》不久前刚出版，对中亚文化历史有详细的研究。关于阿富汗在地缘和文化上的特殊性，侯杨方教授做出了自己的解读。

从水草丰美走向荒凉

都说阿富汗是中亚的十字路口，借助驾车这种贴地旅行的方式，记者得以比较直观地理解“路口”的含义。

新疆的公路标准非常高，笔直而平坦，2006年离开喀什之前，车队里的司机们都对如此舒适的驾驶体验赞不绝口。“玄奘之路”文化考察队从喀什吐尔尕特口岸出境，这里地处图鲁噶尔山口，海拔高度3795米，内地还是秋天，这里已经被厚厚白雪覆盖。出境是吉尔吉斯斯坦，路况明显与新疆不同，窄很多，补丁不少。路两边是绵延的山脉，偶有人骑着毛驴慢慢悠悠前行。

吉尔吉斯被称为中亚的瑞士，越走海拔越低，气温也回升，植被丰满起来，高原风光迤逦。吉尔吉斯社会比较开放，吸引了不少西方游客，其中伊塞克湖最负盛名。纯净的伊塞克湖远离尘世，苏联时期就是避暑圣地，至今周边很多国家的人也会到这里度假旅行。

但如果时间再往前推移，这里也曾受到中国的影响，定居于吉尔吉斯的东干人，更是用鲜活的生活来记录下清末的中国历史。

车队即将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

开进路边加油站加油，一位戴白色穆斯林小帽的中年服务员问我们：“贾漫？”当一位队员正要找翻译的时候，突然间领会，服务员说的是陕西话“加满”。

什凯克的时候，开进路边加油站加油，一位戴白色穆斯林小帽的中年服务员问我们：“贾漫？”当一位队员正要找翻译的时候，突然间领会，服务员说的是陕西话“加满”。

1877年，白彦虎部队反清起义，被朝廷镇压以后，白彦虎带领3000人马向西逃避朝廷追杀，一直到今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才安居下来，当地人把这些信奉回教的中国人叫做“东干人”。吉尔吉斯境内的东干人人数应该是最多的，可能有10万左右。

东干人彼此用陕西话交流，对外才使用当地通用的俄语。他们把电视上的女播音员叫做“婆姨”，把总统叫“皇上”，把政府叫“衙门”。100多年以前的陕西回族婚俗也被他们保留下来。新娘穿蓝色斜襟旗袍，梳高高发髻，盖上红盖头，双腿用红毯包裹，哥哥或者舅舅将新娘抱上喜车。新娘进到婆家，要先洗脸，表示擦去脸上的泪痕。

下图：吉尔吉斯斯坦亚历山大诺夫卡乡，50多岁的东干人阿卜别克（右一）家已是四代同堂，年轻人都外出闯荡，家中仅有老母亲、老伴、儿媳和几个孙子孙女，但仍显得其乐融融。



当然，说起在吉尔吉斯寻找中国文化的影子，最重要的地方是比什凯克郊外的碎叶古城，传说这里是诗仙李白的出生地。

离开吉尔吉斯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历史上乌兹别克斯坦曾被蒙古人征服，又遭俄罗斯帝国吞并，后来加入苏联，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宣布独立。看起来乌兹别克也多次陷入危机，而且还是一个由130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但如今因为丰厚的物产和矿藏，乌兹别克成为中亚一个社会稳定、经济活跃的国家。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市容整洁明亮，名胜古迹里，当地老奶奶悠闲自得地游逛，脸上挂着富足生活带来的幸福表情。

乌兹别克一路向南，从铁尔梅兹口岸进入阿富汗，我们女性队员被要求学会包裹头巾，头发也不能露出来，紧张的情绪不由控制地在队员中蔓延。彼时911事件刚刚过去5年，美军对阿富汗进行猛烈轰炸的画面犹在眼前，美军与塔利班的战斗时还有发生，大家对安全的顾虑十分正常。

从学习包头巾那一刻起，我们真切地体会到文化的高墙和时代的沟壑，仿佛跨进阿富汗国门，就到了另一个时空。

入境后的景象也的确如此。阿富汗国土上，高山和山地占了国土的大约五分之四，而这些高山不长植被，荒山在太阳下反射耀眼的明